

『後漢書』呂布伝を、『三国志』と比べる

作成…ひろお

陳寿『三国志』の呂布伝との違いに着目して、『後漢書』をチェックします。

陳寿＋裴松之の要約版だと気づきました。書かれている内容は、ほぼ同じ。ニュアンスの違いを探しましょう。

呂布字奉先，五原九原人也。以弓馬驍武給並州。刺史丁原為騎都尉，屯河內，以布為主簿，甚見親待。靈帝崩，原受何進召，將兵詣洛陽，為執金吾。會進敗，董卓誘布殺原而並其兵。

陳寿と変わらず。

卓以布為騎都尉，誓為父子，甚愛信之。稍遷至中郎將，封都亭侯。

卓自知凶恣，每懷猜畏，行止常以布自衛。嘗小失卓意，卓拔手戟擲之。

布拳捷得免，而**改容顧謝**，卓意亦解。布由是陰怨于卓。卓又使布守中閣，

而私與傅婢情通，益不自安。因往見司徒王允，自陳卓幾見殺之狀。

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，因以告布，使為內應。布曰…「如父子何？」

曰…「君自姓呂，本非骨肉。今憂死不暇，何謂父子？**擲戟之時，豈有父子情也？**」

布遂許之，乃于門刺殺卓，事已見《卓傳》。

允以布為奮威將軍，假節，儀同三司，封温侯。

呂布が顔つきを改めたところ、王允がセリフをダメ押ししたところが、陳寿と違いますね。

允既不赦涼州人，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，還攻長安。布與傕戰，敗，乃將數百騎，

以卓頭系馬鞍，走出武關，奔南陽。**袁術待之甚厚**。布自恃殺卓，有德袁氏，

遂恣兵抄掠。術患之。布不安，複去從張楊於河內。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，

楊下諸將皆欲圖之。布懼，

謂楊曰…「與卿州裏，今見殺，其功未必多。不如生賣布，可大得傕等爵寵。」

楊以為然。

裴注、郭汜との一騎打ちは却下。袁術が呂布を厚遇したという1文が、陳寿にない。

有頃，布得走投袁紹，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。燕精兵萬餘，騎數千匹。

布常禦良馬，號曰赤菟，**能馳城飛塹**，與其健將成廉、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，

**一日或至三四**，皆斬首而出。連戰十餘日，遂破燕軍。布既恃其功，更請兵於紹，

紹不許，而將士多暴橫，紹患之。布不自安，因求還洛陽。紹聽之，承制使領司隸校尉，

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。布疑其圖己，乃使人鼓箏於帳中，潛自遁出。夜中兵起，

而布已亡。紹聞，懼為患，募遣追之，皆莫敢逼，遂歸張楊。

道經陳留，太守張邈遣使迎之，相待甚厚，臨別把臂言誓。

赤兔が、陳寿よりパワーアップしている。抜いた陣の数が具体的に。暗殺の詳細は『英雄記』から。

邈字孟卓，東平人，少以俠聞。初辟公府，稍遷陳留太守。董卓之亂，與曹操共舉義兵。

及袁紹為盟主，有驕色，邈正義責之。紹既怨邈，且聞與布厚，乃令曹操殺邈。

操不聽，然邈心不自安。興平元年，曹操東擊陶謙，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。

宮因說邈曰…「今天下分崩，雄桀並起。**君擁十萬之衆**，當四戰之地，撫劍顧眄，

亦足以為人豪，而反受制，不以鄙乎！今州軍東征，其處空虛，呂布壯士，善虞無前，

迎之共據兗州，觀天下形勢，俟時事變通，此亦從橫一時也。」邈從之，

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兗州牧，據濮陽，郡縣皆應之。

前触れなく、張邈の列伝が始まるところは、陳寿と同じ。陳寿は、曹操・袁紹・張邈のセリフを載せるが、省略。

張邈が10万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は、陳寿や裴松之にはありません。

曹操聞而引軍擊布，累戰，相持百餘日。是時，旱、蝗，少谷，百姓相食，布移屯山陽。

二年間，操復盡收諸城，破布於鉅野，布東奔劉備。邈詣袁術求救，留超將家屬屯雍丘。

操圍超數月，屠之，滅其三族。邈未至壽春，為其兵所害。

陳寿と変わらず。陳寿は、曹操が保った3城の名前をあげています。『後漢書』はない。

時，劉備領徐州，居下邳，與袁術相拒於淮上。術欲引布擊備，

乃與布書曰…「術舉兵詣闕，未能屠裂董卓。將軍誅卓，為術報恥，功一也。」

昔金元休南至封丘，為曹操所敗。將軍伐之，令術復明目於遐邇，功二也。

術生年以來，不聞天下有劉備，備乃舉兵與術對戰。憑將軍威靈，得以破備，功三也。將軍有三大功在術，術雖不敏，奉以死生。將軍連年攻戰，軍糧苦少，今送米二十萬斛。非唯此止，當駱驛複致。凡所短長亦唯命。」

陳寿よりも、簡潔でよくまとまっている！漢文要約の勉強になりますね。対比して、読み比べてみたい。

『英雄記』で袁術は、馬具や武器もくれる約束だ。『後漢書』は袁術にやさしい？

布得書大悅，即勒兵襲下邳，獲備妻子。備敗走海西，饑困，請降於布。

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，乃具車馬迎備，以為豫州刺史，遣屯小沛。

布自號徐州牧。術懼布為己害，為子求婚，布複許之。

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，備求救於布。

諸將謂布曰…「將軍常欲殺劉備，今可假手於術。」

布曰…「不然。術若破備，則北連太山，吾為在術圍中，不得不救也。」

便率步騎千餘，馳往赴之。靈等聞布至，皆斂兵而止。布屯沛城外，遣人招備，並請靈等與共饗飲。

布謂靈曰…「玄德，布弟也，為諸君所困，故來救之。布性不喜合鬥，但喜解鬥耳。」乃令軍候植戟于營門，

布彎弓顧曰…「諸君觀布謝戟小支，中者當各解兵，不中可留決鬥。」

布即一發，正中戟支。靈等皆驚，言「將軍天威也」。明日複歡會，然後各罷。

ここは、陳寿より簡潔だ。新しいネタはなさそう。平和主義者としてのセリフも、丸写しのように。

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，因求迎婦，布遣女隨之。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，

則徐、楊合從，為難未已。於是往説布曰…「曹公奉迎天子，輔贊國政，

將軍宜與協助同策謀，共存大計。今與袁術結姻，必受不義之名，將有累卵之危矣。」

布亦素怨術，而女已在塗，乃追還絕婚，執胤送許，曹操殺之。

呂布は「もとより袁術を怨む」になつてゐる。長安から逃げたあと、就職拒否された話を、『後漢書』は捨てた。タマゴを石に投げつける話から、タマゴを重ねる話に変わつてゐる！

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，布固不許，會使至，拜布為左將軍，布大喜，即聽登行，並令奉章謝恩。登見曹操，因陳布勇而無謀，輕於去就，宜早圖之。

操曰…「布狼子野心，誠難久養，非卿莫究其情偽。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，拜登廣陵太守。臨別，操執登手曰…「東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」令陰合部衆，以為內應。始布因登求徐州牧，不得。登還，布怒，拔戟斫機曰…「卿父勸吾協同曹操，絕婚公路。今吾所求無獲，而卿父子並顯重，但為卿所賣耳。」登不為動容，

徐對之曰…「登見曹公，言養將軍譬如養虎，當飽其肉，不飽則將噬人。」

公曰…『不如卿言。譬如養鷹，饑即為用，飽則颺去。』其言如此。」布意乃解。

陳寿との違いを見つけれませんでした。

術怒布殺韓胤，遣其大將張勳、橋蕤等與韓暹、楊奉連勢，步騎數萬，七道攻布。布時兵有三千，馬四百匹，懼其不敵，

陳寿は、具体的な数を書かない。『後漢書』は、どこから戦闘の規模を知ったのだろうか？

謂陳珪曰…「今致術軍，卿之由也，為之奈何？」

珪曰…「暹、奉與術，卒合之師耳。謀無素定，不能相維。子登策之，比于連雞，勢不俱棲，立可離也。」布用珪策，與暹、奉書曰…「二將軍親拔大駕，而布手殺董卓，俱立功名，當垂竹帛。今袁術造逆，宜共誅討，奈何與賊還來伐布？」

可因今者同力破術，為國除害，建功天下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  
又許破術兵，悉以軍資與之。暹、奉大喜，遂共擊勳等於下邳，大破之，生禽橋蕤，餘衆潰走，其所殺傷、□水死者殆盡。

戦果については、裴注の『九州春秋』と合体させた部分が多い。

時，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，許布財幣以相結，而未及送，布乃自往求之。  
其督將高順諫止曰…

「將軍威名宣播，遠近所畏，何求不得，而自行求賂。萬一不克，豈不損邪？」  
布不從。既至莒，霸等不測往意，固守拒之，無獲而還。順為人清白有威嚴，少言辭，將衆整齊，每戰必克。布性決易，所為無常。  
順每諫曰：「將軍舉動，不肯詳思，忽有失得，動輒言誤。誤事豈可數乎？」  
布知其忠而不能從。

范曄は『後漢書』をつくるとき、裴注をシャツフルした。『英雄記』に頼っている。

建安三年，布遂復從袁術，遣順攻劉備於沛，破之。曹操遣夏侯惇救備，為順所敗。操乃自將擊布，至下邳城下。遺布書，為陳禍福。布欲降，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，深沮其計，而謂布曰：「曹公遠來，勢不能久。將軍若以步騎出屯于外，宮將餘衆閉守於內。若向將軍，宮引兵而攻其背；若但攻城，則將軍救于外。不過旬月，軍食畢盡，擊之可破也。」布然之。

布妻曰：「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，猶舍而歸我。今將軍厚公台不過於曹氏，而欲委全城，捐妻、子，孤軍遠出乎？若一旦有變，妾豈得為將軍妻哉！」

布乃止。而潛遣人求救于袁術，自將千餘騎出。戰敗走還，保城不敢出。術亦不能救。曹操塹圍之，壅沂、泗以灌其城，三月，上下離心。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，而客策之以叛。成追客得馬，諸將合禮以賀成。成分酒肉，先入詣布而言曰：

「蒙將軍威靈，得所亡馬，諸將齊賀，未敢嘗也，故先以奉貢。」

布怒曰：「布禁酒而卿等釀，為欲因酒共謀布邪？」成忿懼，乃與諸將共執陳宮、高順，率其衆降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。兵圍之急，令左右取其首詣操。

左右不忍，乃下降。布見操曰：「今日已往，天下定矣。」操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

布曰：「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，今已服矣。令布將騎，明公將步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

顧謂劉備曰：「玄德，卿為坐上客，我為降虜，繩縛我急，獨不可一言邪？」

操笑曰：「縛虎不得不急。」乃令緩布縛。劉備曰：「不可。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、

董太師乎？」操領之。布目備曰…「大耳兒最叵信！」

『英雄記』を「こちゃ混ぜにしてある。ただし『英雄記』で呂布を殺せと云ったのは、主簿の王必だ。劉備でない。だが『後漢書』では、劉備が殺した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。引用方針が一環しない。

范曄は、劉備が呂布を殺したと云いたいようだ。もしくは、単なる単純化だろうか？

操謂陳宮曰…「公台平生自謂智有餘，今意何如？」

宮指布曰…「**是子不用宮言**，以至於此。若見從，未可量也。」

裴注では「この人」になっていた。それが「子」になっていた。チャイルドの意味じゃなからうが、

操又曰…「奈卿老母何？」

宮曰…「老母在公，不在宮也。夫以孝理天下者，不害人之親。」

操復曰…「奈卿妻、子何？」

宮曰…「宮聞霸王之主，不絕人之祀。」

固請就刑，遂出不顧，操為之泣涕。

布及宮、順皆縊殺之，傳首許市。

陳寿はこのあと、いきなり陳登伝を始める。『後漢書』はない。どこに移動したんだろう。

というわけで、明日は漢文勉強会で、『三国志』の呂布伝を読んできます。

今回は、徐州あたりで中だるみした。ぼくとしては、袁術の寛大さが『後漢書』で読めたので、いいのです。

しかしなぜ范曄は、袁術に呂布を容れさせたのだろう？ どんな編集の意図があるのやら。うーん。宿題。